

夢一樣的自由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 著

天馬叢書一七

尹庚 主編



目錄

吉屋	3—9
私刑	11—17
鍾五	19—29
夢一樣的自由	31—41
泥水匠陳秋	43—49
家常話	51—58

目錄

吉屋	3—9
私刑	11—17
鍾五	19—29
夢一樣的自由	31—41
泥水匠陳秋	43—49
家常話	51—58

吉屋

在停工已經半個月的局面下，廣東土敏土廠底狹窄湫隘的工人宿舍，逐漸露出荒蕪的景況來了。像墓道那樣幽靜的長院子裏，沒有了穿着紅色的大腿的年輕人在熱烈的踢小皮球，搬動大塊的紅米石，或舉起石鎖做各種運動的姿勢，來鍛鍊那些給疲勞毒害着的軀體。每一個小房間底門口都積着一些沒人掃除的紙屑，果殼，肉類的竹頭和火柴梗而搬空了的房間底門口就像一個小小的垃圾堆，被拋棄了的空盒子，瓦罐，破爛到不能再修補的布鞋和衣服，廢鐵器和紅泥火爐，都在潮濕的泥土上刻劃着關於一部傷勤勞的人類底記憶。從夏天起，茅草就像監獄裏的犯人底頭髮似地自由而且活潑地生長起來了。

林四，王小存和武天緒在他們底房間裏談着關於一個女人產了怪胎的新聞。那是一個五尺長，四

尺寬的房間，兩邊都有窗口，和報紙做成的簾子。從後面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廣大的田畝，晚稻正生長得碧綠地像滿地都是蘭花，小小的河道彎彎曲曲地繞着這代表一個時代的新氣象的水泥工廠。『鏡子似的河面平靜地映着那爽朗的秋天底面容——好像牠寬大地原諒了人間的卑劣的罪惡』。

『有時看見那些時派女人，碰到什麼都撐手撐脚有她們一份兒，真會叫人生氣。可是看見這樣的事情，就覺得男人太不會養女人了，是要想法子教導他們的。或者定出一種刑罰來，或者怎樣……』林四坐在下層木架床邊上，一面撕着手掌上褪下的繭皮，一面沉聲地對大家說出他底意見。

他底聲音非常怯弱，彷彿被秋天的早晨的空氣壓抑着。別人底答話，和間壁的工友們底談話聲音，也同樣地非常怯弱，好像從餓屈了的病人口裏發出來的。他們那粗野的說笑，活潑的大聲的叫罵，都快要被他們自己忘卻了。外面小河裏草魚騰躍着，青蛙穿進水裏，那些輕微的聲音都可以覺察

出來。

平時，宿舍管理人那禿頭廠長底外甥，叫做董憲忠的一個大學畢業生，歪着那覆着長頭髮的腦袋，打長院子經過的時候，那班『沒有受過教育的』就用牙刷敲着漱口盂，搪瓷臉盆，或者用茶杯不歇地扣着木棹子，嘴裏哼着和尚念經那樣的聲音。別的時候又爲着別的事情喧嚷着。一直到那穿着不合脚的大皮鞋，手裏提着大鐵鎖的管門老人咳嗽着，葛落葛落地走來了，並且小心地熄滅了所有的昏暗的電燈之後……但現在，大學畢業生和管門老人都好像從地球上消失掉了。

『真有閒心呀，一天到晚講這些一輩子輪不到你們來管的事情！』武天佑常常生氣地揮着手臂，用冷冷的語氣譏諷其餘兩個人。『在失火的時候，講種菜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但是王小存，那灰頭髮的年輕伙子，一定要嚴肅地，掀起那因爲生毒瘡而殘缺了的上脣，慎重地駁覆他底論敵：

(6)

『不見得是這樣子的吧，老林！就算什麼人都知道了女人底價值，而且會好好地守住一個家，對他底兒女提起他們底媽媽底好處，教他們學她底榜樣——唔，你以爲人就要好起來？』

他們談論的新聞是一個淒慘的故事：洋傘匠廖廉底老婆在臨盆的時候，生下一大串紫色和白色的肉葡萄，她自己疼痛得昏死過去，而且流了可怕的多量的血；家裏沒有別的人，警察代他請了一個西醫。當那丈夫從工作場趕回家裏，除了從那西醫底女助手那兒接到一張付款單之外，什麼都得不到的時候，他就瘋狂了，很狠地打那女助手和自己的女人一頓，結果他底老婆死掉，他自己也叫抓進警察局關起來，擔着賴債，行兇的罪名了。王小存批評着這個洋傘匠，還舉出另外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很疏的遠親，是一個有錢的，吝嗇的傢伙，祖上留給他一大把錢，他要做的事情只是打牌，上館子，看看那家有漂亮的婢女可以討做姨太太，因此得了腎虧病。後來想兒女想得要命，就

請了十個有多的醫生，吃一百樣有多的補藥。跟那洋傘匠一樣，他希望生出兒女來幹什麼呢，誰也不會回答。但是他居然有了兒女——十一個有柄的，六個沒有。這一大堆孩子把他底血肉挖空了，叫他變成半身不遂。又因為消化不動那每天幾大碗，用補藥和肉類燉成的膠汁，慢慢就死掉。臨死的時候還大聲嚷着：「我不會死的，誰敢淌一滴不吉利的眼淚，難道我不能再生幾個兒女麼？」可是他底許多老婆都圍着他哭訴道，「老爺，已經太多了！他們連進學堂和買嫁妝的錢都分不夠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王小存翻起殘缺的嘴唇，把他底手擺在林四底肩膀上面，勝利地微笑着。但是武天佑攙進去說：『那是因為他們單記得大事，却忘掉了貼身小事的原故！我們如果沒有喝過酒，該是清醒的，可是，也把後天限期就要滿，我們即使不搬出這宿舍，廠長也要把封門這件事忘掉了！』

提起這樣的事情，林四就會意識到他就要永遠

喪失掉他底安身寄命的地方——有着龐大的機器和煤爐的工房，和有一個長頭髮，整天受人嘲笑着的大學生管理着的寄宿舍，就要投身進那無親無故，一點不講人情的都市，因而全身都顯得更衰頹，更軟弱了。

『林四，你字認得頂多，好好地留心那些「吉屋招租」的字條吧。不用眼睛看，單憑腦子想，什麼事情你都不會做得出來。』武天佑這樣吩咐林四，並且和其他一個人把他夾着走出門口。

『我看去。可是租好了，你們兩個按月給租錢。』林四回答。

大家才苦笑起來。那笑聲是沒有興味的，精澀的，孤零的，彷彿是一種吸嗽。

一月，一九三五。

私刑

離車站月台十五六丈遠的岔道旁邊，鍾五被反綁着雙手，直挺挺地躺在煤渣鋪成的路上。他背後繫着一根很長的粗木枋子，雙腳緊緊地被草繩縛在上面，這樣，像一個示衆的犯人似地，他完全不能扭屈自己的身體。他盡他自己的力量左右滾動着，將那高大的身體輾軋着地上的煤渣和碎石子，發出吱扎吱扎的聲音。

約莫半點鐘以前，火車最末一次沿着廣九鐵路滾進這終點的車站，兩個穿着黑絨制服的年輕人就從一道狹小的，車務人員辦公處的門裏把他推了下來。那時候蜈蚣一樣的黑色的火車已經放過了汽，緩緩地開着慢車。

『你這全家勸，下回還是這樣坐火車吧』。站在門口左邊那個皮色更黑些的，揚着手向鍾五咒罵着：『碰到我們手上，你就會這樣子，睡上一兩

天，等誰來解救你……要是碰到皇家底差人，你還要拉進大館去做苦工呢！』

鍾五一面掙扎，一面用『洋鬼子底野種，帝國主義底家奴，嚙囉又底契弟』那一類的字眼回答那事務員，直到最後一節車卡也搖擺地，打他身邊走過，哼哼地叫着鑽進站裏，車廂裏那些忙着收拾行李的客人，偶然從窗孔裏伸頭出來望他一望，就像沒有看見似地，把略帶倦容的臉縮回去了。

天空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海。遠遠的地方有兩三盞路燈，好像最早出來的星星。車站外面的嘈雜喊叫的人聲逐漸低弱下去了，珠江裏的小火輪底汽笛聲嗚嗚地刺進冬天的寒冷的空氣裏，飄浮着，在這地方落下來。

被幾盞巨大的電燈底青色的光線，烘暖了月台上，迅速地籠罩着一種突然的寂靜。幾個穿了號衣的搬運伙從容地兩頭走，或者坐在柵欄前面休息着，用指頭捻熄那燃燒着的香烟頭。

廣生發木棧底看機人梁運這時候匆忙地，像一

匹跛驢子似地從柵門外跑進來了。

牠底身體很瘦小，但充滿一種自信的精銳的力量。披在外面的，起了一層烏黑的油光的長棉袍顯得過分地寬大，好像他披着一件鋼鐵的戰甲，很吃力地挺着身子走路，而且把身上向外突出的每一個骨節碰得格落格落地響。他把那頂絨線織成的圓帽子抓在手裏，說着一嘴非常響亮，但是聽不清楚的帶着欽州口音的話，向每一個面貌冷靜的搬運伙探問什麼。當他得不着確切的答復而在空洞的車廂窗子底下來回地跳着的時候，那樣子變成很可笑，而且更瘦小了。

不久，他就跟着一種野狗一般吼叫的聲音，找到了他底老朋友鍾五。

『喂，那是一個人麼？來呀，如果是人就到這里來呀！』

他一聽見這種熟悉的沙啞的嗓子，就從月台上跑到鍾五那里，擦亮一根火柴來照一照他朋友底臉子，然後掏出小刀來割斷那些繩索。

『我底信你接到了沒有？』那高的漢子用手掌撐住地面，顛顛地站了起來。好像什麼地方受了傷，使得他不住低聲呻吟；而且四肢底動作非常困難和遲鈍。他只是完全沒有必要地這樣問了一句，就不做聲了。

『他們這些狗怎樣咬了你，傷了麼？』梁運這樣問他，他只是輕輕地搖着頭。

梁運用胳膊親熱地緊夾住鍾五右手邊的拐肘，牽一條水牛似地把他引着，橫跨過熱鬧的城裏的街市，走到西郊外面，一間用竹籬範圍繞起來的木棧裏。那看棧人幫助着那過分疲勞了的旅客，爬到木架牀上，他一會兒就昏迷似地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梁運用嘴裏面的暖氣呵着手，把鍾五底潮濕的衣服一件件地鋪開，晒在太陽光裏。他坐在一個用粗而且圓的樹身鋸成的木墩子上，望着那些衣服，微微的笑。他幻想着牠們底主人，曾經怎樣地奮鬥着，創造了一次從香港到廣州這短短的路程的旅行底新花樣。

『起來吧，起來吧，今天你一定要出去的呢。他們說今天來起貨，你不能夠給那班忘八蛋看見的。』

當梁運用手背揩着清鼻涕，這樣叫醒了他的時候，鍾五就不愉快地睜開了那向外突出的大眼睛，兇惡地癡笑着。他仰臥在木架床上，舉起裸露的四肢在被窩裏一匹貓似地伸着懶腰……但馬上因為什麼地方疼痛起來了，就粗魯地大聲嚷着，停止了這種動作。

『沒有辦法的，梁老運！』鍾五用右手捏着拳頭打在床板上，好像那是一面鼓似地搖着。那說話的聲音裏面含有多量的憤恨的火焰，攪動着小木屋裏的空氣，幾乎要把用葵葉蓋成的屋頂衝起來。『那孱頭的站長把我底左肩毀掉了，腫起來了！把這件事對你老板說了吧，他會明白的。』

『這次，一個錢都沒帶麼？』梁運小心的按了按鼻子，問。

『沒有。我下了三個站……第一次是一個紅毛

鬼在我身上淋了兩桶冷水，推了我下來。第二次，將要到站的時候，我自己跳了下來。第三次，兩個站丁把我綁着推到站長面前去了。那是一個紅鼻子，一點膽量都沒有的矮飯桶！他耍起拳頭打了我幾下，就抱着手，自己先嚷起疼來了，他底紅鼻子上面淌着汗，背起手在房間裏來回走着，說出許多教訓我的話。我罵了他。他是一個站長，他可以管教他底賣票員，打旗手，却不能夠羞辱我。那契弟算是生了氣，把口水花濺在我底臉上。我說，『拿皮鞋踢我的卵子吧！』他不敢這樣做。往後就找出一個鐵錘來，像一個女人似地拚命敲我底肩膀……」

『狗一樣的東西！』梁運同意地說了。

鍾五拉起棉被，把自己完全遮蓋起來。這樣子，他睡了兩天兩夜，只喝一點水，吃幾個蒸熟的紅薯來滋養他那犯了罪的，被傷害了的身體，

二月，一九三五。

鍾五

廣生發木棧底看棧人梁運已經是差不多五十歲年紀的人了。身體短小，但是很健旺——而且在這個狹窄的外包裏面，藏着一顆寬大而忠厚的心。沒有兒女；年輕的時候娶過一個老婆，不到幾年就跑掉了，往後他獨身地，謹慎地盡着對他底職務應負的責任，而什麼欲望都不做地生活着。當他底老婆丟棄了他的時候，他還在欽州一間專門收集白鹿，金錢鷄，土鱗鼠一類野味的山貨店裏當伙計，知道這將成爲他一個不能填補的恥辱了，就躲在一個黑房間裏悲哀地哭起來——以後，他離開了那被荒山和大海合抱着的小城市，做着輪船上的火伙，魚棧裏的小鐵匠，一直到了廣州，永遠沒提起他曾經有過一個女人。

他底性格是恬淡的，那程度恰好等於一塊擱在燒紅的火炭盆裏的素瓦，能夠烤熟一隻剝光了毛羽

的雌雞，可是無論如何不會使牠本身燃燒起來。他
有時捉到一匹野狗，秘密地把他殺了，用許多醬料
把牠底肉煮得在兩丈遠就聞到那股濃郁的香味，於
是叫了許多朋友來吃，一面說他曾經爲這種食物花
了多少多少錢，一面就高興地靜聽着那些人物對於
這小小的謊話的反響——讚美或者嘲罵。沒有什麼
善意和惡意的選擇，好像他永遠沒有他底意志去強
迫過別人，而且自己的謊話也不包藏什麼野心。

被人打傷了肩膀，寄居在他底小木屋裏的『無
主孤魂』鍾五，是一個魁梧，豪爽而常常說着誇大
的話，用能夠侮弄警察，小商人和田主那樣的事體
來驕傲自己的脚色。當他肩膀上的骨傷稍微好了一
點兒的時候，就完全忘記了梁運底勸告了，他曾經
叮囑他日間躲在小屋裏的木架床上，不要給存棧部
理事查出有生人停留在木棧裏，但鍾五挺着胸膛四
處跑，有時還站在柵門口喝罵那些搬運木材的小
工，使別人在一個時候裏以爲他是新任的理事。

看見梁運碰到什麼人從遠遠的河岸吹着口哨走

過來，就慌張起來的神情，鍾五說着這樣的話：

『那理事底名字是不是叫做金耀？——是胖子胡壽告訴我的，那麼一個姓金的脚色會有什麼道理，他也許要把要僱用做存棧部底伙計——至少，他應該知道碰到有人來偷木料的時候，就用得着我這種人。』或者用一隻手搓着被打傷了的肺部，狡黠地說：『這些人，連廣生發老板算在一起吧，並不是金睛白額虎，這不過是一些臭虫——大量點，給牠們一顆血珠吧，永遠不會咬得死人的，去年有一次：我給一班契弟像圍獵那樣把我逼得沒有法子跳進一條涌裏，在水底走了半里路——後來在田基路上晒太陽，無意中捉到一顆臭虫了——牠好像換上了全新的衣服，咖啡色的，發出閃閃的玲瓏的光亮。我真沒有碰到過比這更好看的臭虫呢，馬上把牠當做一個患難朋友，心軟軟地愛着牠。把牠放在胳膊上面，要親眼看牠怎樣吸我底血——牠那時候實在一點討厭的地方都沒有，一點都不肯放肆，牠底溫柔和順簡直把我打動得非常利害。我伸出一個

指頭逗着牠玩，用輕輕的口氣把牠吹得四脚朝天
末了就替牠小心地在衣袋裏找了一個穩當的角落，
把牠安置在那里。做完了這樣的事情，那天的受難
幾乎都忘掉了，我底心反而輕爽得多呢！』

等到梁運縮起鼻子，一隻老獼猴似地，笑起來
了，他就加上說：

『所以，姓金的果真來了，就讓我和他辦交涉
——他也許還記得我底口袋裏的味道的。』

梁運並不喜歡誇大的性格，但他能夠容納牠。
當鍾五說他自己在那些人物面前，說話不會格裏格
搭，而且要說得比他們更暢快豐富，反而使他們應
付不來的時候，他總是深信不疑地點着頭，非常和
靄地笑。

鍾五底靈魂是比他底身軀更魁梧的。他傲岸地
踐踏過具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和氣味的土地，用強力
使他周圍的東西向他低頭，而把他底牙齒對準一切
生物底最軟弱的部份。他不會使用那些必需的卑污
齷齪的詭計——爲補償這個缺點，他不能不向一切

人明說，他底殘暴的手爪是無情的。

他底品質還有一種善用談諧的譬喻的特點。

『你在寶安，東莞這幾縣地方轉來轉去，怎樣對人家說，你抱的是什麼宗旨呢？』

他們蹲在木堆旁邊晒太陽的時候，梁運會這樣問他。而他回答的時候，臉色顯得非常闊朗，好像這使他底心生出很大的感謝。

『要看什麼人。有時我說，「這不關你底事呢老兄，」你看，世間就多這種人！把我踢到污泥裏面去，沒告訴我什麼道理：等到我在爛泥巴裏面爬着走，他們又來盤問了。你呢，你什麼話都不要對他們說！……』

『但是也有老實的人，真是一個朋友那樣來問你的。』

『我就騙他。我說我有一個妹子，給人拐走了，我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得找着她才甘休。那麼大家都替我關心起來，有幾個人還因此和我做成好朋友。其實——』

『你好像不會想到她的。』

『不，她一定也高興見着我——不過沒有什麼理由能夠叫我一定要去把她從什麼地方挖出來。這是不用不着的。她應該自己去闖自己的世界。或者給人賣到新加坡，或者……總之，到處都是天空海闊的。』

鍾五這樣地在敘述着一些關於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好像牠們只是一些虛張聲勢的恫嚇，被他察覺了的時候只能夠使他好笑，更輕視地，更安心地。

從不知道的什麼地方，他弄來了一把小鋸子，一把刨刀，和一大堆鐵釘於是他就開始從木堆裏找出一些較短的木材，在那上面用尖石子縱橫地劃着，用他底傢俬削着，敲打着，違法地做出好幾張矮橙子來了。梁運每看見他做成一張，就對於自己嚷着：

『我底天，這張又藏到那里去好呢？』

但結果他總有法子找出祕密的貨倉，甚至使鍾五都打探不出來。碰到天氣好，鍾五夾着這些貨物

到市街裏去叫賣，賣得的錢打了酒回來痛飲。如果那天一張都賣不出去，鍾五大概總在太陽沉落之前就回到廣生發木棧裏，放下貨物，一個人跑到狗眼河邊去耍蕩去。……。

有時候碰到濕天，他們就躺在給寒風冷雨包圍着，搖撼着的小木屋裏，像兩個饒舌的病人似地，毫無限制談論一切問題，甚至觸到國家的事件。木屋裏面一有間歇的沉默，外面的雨水就像要從板縫裏擠進來，嘶嘶地叫着。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大半是爲了消遣，但有時認真起來，梁運會張大喉嚨，竭力使他底憤怒的辭句衝破那猛烈的雨聲，痛罵着城市裏的人民底怯弱和無恥，而鍾五就較有餘裕地冷冷地嘲笑着鄉村裏的農民。

『耕田佬因爲整天活在太陽底下，天然地變成敢作敢爲的傢伙。欺負他們的人，常常要給他們打死。城裏的人呢，碰到一個紅毛鬼，就眉開眼笑地奉承他，過後才裝出正經的樣子對自己人說「這是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一向都是這樣的。』

『前天我跟金耀一道進城，走到維新路口，他突然拍一下我底肩膀，指一張橫掛在十字路口當中的布標給我看，問我知道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知道的。』我隨便答了他，他就對我講起『一二八』底本源來，但我止住了他：『不要說下去了，這張布標是一種羞辱！自己人對自己人做出來的羞辱』！我完全知道城裏人底脾胃，他們什麼事都不做，却誇耀着自己……怎樣呢，曉得的東西比別人多。誰要是單單叫我知道，或者記起什麼難堪的事情，下流東西，都是對我的羞辱罷了……』

鍾五靜靜地聽着，用手把牀上所有可以保溫的東西都蓋在身上，然後敲着牀邊的木板，接上說：

『我受的羞辱又是另外一種。那時候我還在河渡村，上海打仗底消息兩個禮拜以後傳到那里，整村的人都哄動起來了。有一個老鄉紳當衆指斥我底荒謬，說我把消息有意弄錯了，一二八，本是紅毛鬼幹的事情。他帶了一大堆耕田佬追着我後面取笑，拿起磚塊擲我，有些年輕人，還遠遠地指着我

罵，說是從香港來的漢奸！這不是很有趣的麼，我們這班好老鄉？往後事情弄清楚了，村裏却又流行着別樣的話：『讓他們去對付那些矮仔吧，我們受了人家愚弄了，爲什麼不在一開頭就把真相對我們說個明白呢？，巧得很，有一天晚上我在田邊碰到那老頭子緩緩地走來了。他底身體彷彿縮小得很可憐，而且一看見我就笑嘻嘻地說：「真是你們走埠頭的人多見識，這回想不到畢竟是我錯了。」我一聲不響地把他底腦袋擱下軟泥裏……當天晚上就走出了那條村，我曉得第二天就會有謠言傳出來，不管我對不對，那些耕田佬是要打我的。』

他們把這些話叫做『笑談』。常常在沉悶的天氣裏，或者無事可做的時候，挖出許多小小的故事來，一面慨嘆着人民一天比一天愚蠢，無恥，一面當作一種最好的消遣方法反覆地咀嚼着。鍾五有時偶然講起六七年前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他底腦袋就離開用布包住的瓦枕，微微抬起半截身子彷彿那時候他保有着什麼的回憶；於是他們解嘲似地做出

簡短的，含着濃厚的感傷氣味的對話：

『哼，那個時候……』

『真是，那個時候呵！』

這兩個男人交換了一種神秘的哂笑。

二月，一九三五。

夢一樣的自由

天空從混濁的深黃色變成疲倦的赭黑色，伸一個懶腰，逐漸沉重地墜落在地面上來了。她像一頂陳舊的黑呢帽子，戴在所有人底頭上，給他們一種普泛的悶壓的感覺，使他們長長地吐一口氣，埋怨地叫嚷着：

『一天——我們過了一天！這是……』

誰也不願意說出以下的話。這個國度裏的人民知道他們需要的是虛偽和欺詐，憑着這些，他們可以從任何的角落裏找到一點利益——自然是可憐的微小——的糖碎，而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照自己所想的完全說出來，或者僅僅給別人一種較完全的有力的暗示的必要和可能。

當那三個男人和一個年輕的女人——那圓臉的，從主人那兒逃走出來的鴉頭牡丹，已經用她自己的單純的乖巧和狡猾，造成受歡迎的女客人底地

位——坐在房間裏閒談，男人中最年輕的，常常用發怒的聲音說話出的王小存跳到他們底坐位中間，拿出嚴酷的證據，痛罵着一切使人們墮落的社會底罪孽的根源的時候，老於世故的林四就無可饒恕似地用那樣的話打擊他：

『人家都覺得日子太多了，你首先應該叫他們歡喜起來！可是你講的話就老是那樣，超過了人家底耳朵裝得下的限度……一匹跛馬，你罵牠是沒有用的。』

牡丹大概總是靜靜地坐着，不住地轉動着她那雙靈活的小眼珠，微微地愉快地笑，表示她正在把自己溶解在這不習慣的男性的爭論底河流裏面，偶然有人徵求這一向被賤視的女孩子底意見，她底臉就泛起鮮嫩的紅色，急忙地辯白什麼似地回答：

『別開這樣的玩笑呀，你知道的，這是你們男人底事情。我呢，除了覺得奇怪，好玩以外……』

她終於不由自主地說出了她對於這幾個陌生人的感覺。以後，就稚氣地把兩個手掌合起來握住臉

蛋。

有時却激越地，被挑起了那受過長期的逼害的冤抑，叫着，『哎喲，我要哭了！』

現在，一個燥熱的秋夜來了。地面上的露氣恰像由於劇烈的震動所揚起來的塵土，遮蔽着一切高大的建築物，蒼老的樹木，和在燈光底下活動着的人們底真實的相貌，並且使他們露出蒼白的顏色。不能探測的立體的黑暗用無窮的力量圍抱住這南方的都市，恐怕假使不這樣做，牠就會從地球上掉出去，夜是一個寬容慈愛的媽媽，牡丹每天都在盼望她回來。——一個受了欺負的孩子，她是惟一的被盼望的東西了。白天沒有自由的人感到夜底恩惠，是一件自然而平常的事。

她要出去，到隨便什麼地方走走。她不能解釋這是由於突然的好奇，還是她真地有那種需要。她用抖顫的手拔起在那一扇屏門底下，短小的，直插在長門檻裏面的木栓，但在第二秒鐘，她又把牠放下了。隔壁製造粗紙盒子的工作場，那裝了電燈的

小院子裏，傳來一種粗魯的嘆息：

『唉，如果我會駕駛飛機就好了！』

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話，是從一個老年的男工發出來的，使她因為不能瞭解而非常害怕。人類的聲音，無論屬於任何一種，這時對她都是不適宜的。

幾天來，她都被監禁在這個有霉臭氣的小房間裏。依照着林四底防護她的設計，那幾個男子出去的時候，就把當中那扇屏門在外面鎖起來。這個小房間一共有四扇屏門，旁邊兩扇從裏面用木栓插住，牡丹可以自由開關——同時從外面進來的人會毫不思疑地承認這是一個空房間。當她第二次屈着身子，蹲在屏門腳下的時候，那粗魯的製造紙盒的老工匠又用更高的聲音，在開始一種惡意的嘲笑了。

『我底老板，不要再對誰訴苦了！老是對我們講這些，有什麼用處呢？你說窮，可是還不至於出賣這紙盒工場……蝕了本的人會像一條鹹魚那樣淌眼淚，你呢，老哥，除了賭錢熬夜之外，眼睛連一

條紅絲都沒有。』

跟着從天井的牆頭爬過來幾聲狡猾的，帶着某種淫褻觀念的格格的笑聲。說那些話的是老紙工潘蔭，六十多歲，矮的身軀，花白的山羊鬍子，渾身給太陽晒成焦黑色。牡丹認得他，而且她平時看見他赤着腳走路，那小腿肚上面，長着許多瘡疤的，不平的肌肉搖動着，好像剛剛給幾匹惡狗狠狠地咬過，非常疼痛而且狼狽的樣子，她就暗暗地笑起來了。

她在武天佑底木架牀上——那是靠東一張下鋪，正對她自己的牀位——平伸地躺了大約五分鐘，她並不預備睡熟，但是非常靜默，彷彿連呼吸都沒有的死屍一樣。她是習慣了這個躺法的。在有什麼聲音和幻想擾亂了她底神經的時候，她就放棄了一切對抗的行爲，讓牀上那些男性的油膩的臭味薰得自己昏騰騰地，好像掉進無窮的黑暗裏面，晃晃蕩蕩地正在往下沉……。

她終於靈敏地拔起那短小的木栓，把自己釋放

到院子外面了。她只用兩個指頭捏那塊積滿灰塵的小木頭。就被灼傷了似地縮回手，然後站起來，擰歪臉，用那圓球一樣的肩膀摩擦了下巴幾下，才伸手拉開了那扇屏門。她底頭髮和臉頰上面，感到有一陣塵土的雨粉。

在天井裏面兜圈子走着，小心地使那雙破皮鞋踏在潮濕的小方磚塊上，不致發出被人察覺的聲音，她底姿勢使她自已確信是在走一條長長的獨木橋。她屢屢抬起頭望着天空但什麼都沒有看見。隔壁那半牆高的露天電燈射出來的光亮，依着牌頭底橫線，斜斜向上地剪開了籠罩一切的黑夜，燃燒起那帶藍色的霧氣。她突然驚覺到她現在是自由的了。她暢快地呼吸比較房間裏更清潔的空氣，充滿感激的心情而低聲沉吟着；她底身體減輕了牠自己的重量而浮動起來，同時用一種緩慢的速度縮小，不能夠辨明牠是在上升還是在下沉地——運動着。老早已經僵硬了的過去的時間，挾着所有的哀傷的記憶復活起來，在追趕着她，用長到可怕的鞭子抽打

她。她不安寧地，癱軟得要溶解了似地，連跌帶撞地坐在牆根上；有一片涼快的軟膏滲透了她底邈邈的衣服，直伸進她底心坎裏，溫柔地撫摸着她，高度的快樂已經脫離了她底力量底控制了。

『呵——』她這樣低聲呼喚着。

『我是自由了麼？』她問自己，然後毫不思索地回答：『傻小鬼，你是自由了，傻……』

她底喉嚨哽咽着不讓她暢快地說出字音，而同時她底眼淚不讓她曉得地瀉在黑暗中。

她想起這個月開頭那幾天，某一個舊歷中秋節的晚上所發生的事情來。她是不善於回憶的，平常瑣碎的忙碌的事務使她沒有那種工夫。但對於那樣一次的侮辱和虐待，時間却不能夠毫不費力地磨平了牠——比一種強烈的酸性液體在木頭上面侵蝕出來的痕跡還深的傷疤。牠永遠被攔阻在遺忘底門口，不能夠被消滅掉。

那全部的經過是很短促而且可笑的：

她底主人龐兆祥領導全家大小拜月光神。他和

他底三個老婆磕過了頭，他底十三歲的大女兒佩英正要跪下去的時候，他一手拖開了那貧血的女孩子，他用了那麼猛烈的力氣，使她碰在神廳裏的酸梓公座椅上，幾乎折斷了腰幹。她哭了，五個小孩子們也跟着哭，他就咆哮着：

『糊塗！這是輪到你拜的時候麼？該讓牡丹先拜……而且從明天起，你們要喊她做「四姐」，你們這班龜蛋！』

那個鴉頭跑開了。在自己的房間裏，把腦袋埋在一堆舊汗衫裏面，身體不住地抖動着。二奶奶命令牡丹到她底房間裏，說了許多勸解她，教她性子不要太硬的話。然後三奶奶拿着籐鞭進來，一面威嚇牡丹一面和站在房門口的大太太吵嘴……終於把牡丹底衣服剝光了，只剩一條褲子……。

到週圍沒有一個人影，好像大家都睡熟了的時候；這家庭底首腦就在門口出現了。他底臉上混合了貪饞和憤怒，緊張地微笑着。

『好不受抬舉的——』

他只說了幾個字，一個茶杯正打着他底左邊顴骨……他像要咬斷什麼東西似地低聲說着話，像一個破金的病人，而他底眼睛翻出大部分的魚肚一樣的白色，涎沫從齒縫和嘴角裏飛濺出來。他是兇惡而有着非常深的近視眼的，所以在最初的一瞬間，他使自己驚詫着誰那樣重重地擊了他一拳。結果，牡丹被用草繩纏粽子一樣捆了起來，各種細的或寬的刑具響亮地雜亂地彈着她底肉和骨頭。在從前沒有的，是那天晚上，他們第一次用電熨斗燙她底兩個奶子，使那些豐滿而細嫩的肉塊放出像熬樹膠一樣的臭氣。

現在，她跟這些人物離開了。他們跟她在一起生活過九年——伴着走過那樣長長的一段路途，使她不能相信那匆忙的突然的，好像由於魔術的變幻的離別。她在這間沒有旁人阻礙她的古舊衰頹的黑房屋裏，一匹瘋癲的雌貓似的兩頭奔跑着，她底疑難的問題是：

『我真是跑掉了麼？逃走這樣容易的麼？或許

不是的吧，你在做夢，傻子！老爺就要回來了，把臉蛋遞過去給他擰一下吧，這鴉片煙鬼。如果真是這樣容易，像丟了一把舊的梳子——然後沉在人海裏面……唉，我爲什麼不早點走呢？」

三月一日。

泥水匠陳秋

「三槐！——這是我第十二次碰見牠了，這畜生牠一面在那裏蹦蹦跳跳，又朝着我嘻嘻笑……」泥水匠陳秋，躺在曖昧的灰色和藍色構成的床上，用手捏住他底粗大的喉嚨，做了幾聲傑傑的猴子底笑。空氣被壓在肺管裏面，好像從耳朵，鼻子，甚至眼睛擠出來，因而使得他底臉完全脹紅了。

他用旋風一般的力量翻開被窩，他底全身瘦削的骨頭，突露到破爛的底衫外面，非常勉強地支撐住他底過於沉重的大腦袋。他在泥地上跳躍着，企圖抖掉那立刻像黃蜂底毒針一樣向他全身襲擊的寒冷的空氣，向他底女人——她正蹲在小火爐前面的松柴烟裏——繼續誇張地說，而且提到她們底女兒阿喜底名字。

『那畜生越過越走近我面前了。抓住牠不要放，用中指挖牠底喉嚨，牠就會變成一袋銀子——凡

是上了年紀的聰明的脚色都懂得的！叫阿喜來猜猜看，她還敢買別個字麼？自然不會的！她也只好買三槐，而且曉得他底老子還有這麼一點運氣。『老鬼，你爲什麼一聲不響呢，我昨天晚上做了這個靈驗的夢麼……』

那約莫五十歲的女人騰雲似地從濃烟裏冒出半截身子來，機械地回答他：

『阿喜買菜去了，來洗臉吧。你是常常做夢的，阿秋。』

於是陳秋就嚙哩咕嚕地咀咒着他底女人，記憶起所有關於她的愚蠢，可惡的過錯，和由她帶來的倒霉的運氣，然後開始從每一個可能的地方搜索現錢。

『賭字花算不得怎樣了不起的壞事！只有你這個壞良心的老鬼……』

晚上，在那些不曾被砍掉的，五六丈高的大榕樹頂上，北風像海浪似地壓纏着，衝擊着，和青蒼的無萬的樹葉搏戰，不住地把他們啃下來，然後用

牠底冰冷的蹄子踐踏牠們。陳秋家裏會有尖銳的，女人底叫喊聲刺破那宏大的聲浪，傳到四面的鄰人底耳朵裏。

於是他們就開始推測那泥水匠生氣的理由了。

『今天早場開出個什麼東西，不是猴子麼？』

『不，一條鯊魚。』

爲了買字花，他跟他底女兒阿喜，那大額頭底下藏着兩隻呆鈍無光的眼睛，說起話來比她底母親更顯得愚蠢頑固的，二十一二歲的女孩子，也常常要吵嘴。她不相信他父親做的夢，和任何賭字花的人都用感激的心情去接受的那種種的暗示，甚至完全不願意談論到牠們。她只是把她所有的錢隨意買在一個字上面，隨後就把那件事忘記掉了，彷彿永遠沒有對她自己做的事存過什麼希望。

他們住的地方是在右都統衙門裏，那些正在大規模地建造新式洋房的地基附近，靠近幾條種着生菜和蔥的菜壟的，一間用舊的木板和鋅鐵搭蓋起來的小木屋。早上在陳秋還沒有開工的時候，他底威

嚇的聲音就從那裏面竄出來：

『三槐！沒有別個字的。……你敢，輸了我就扭斷你底頸子，你這敗家精！我昨天晚上又夢見給鬼追了——這不是夢兆是什麼，爲什麼我要做這樣一個夢！』

但他底女兒仍然平靜而帶點厭煩地答他：

『各人有各人底心思，總之我不相信你。』

『那麼，你相信誰呢？』

在全個冬季最寒冷的那幾天裏面，泥水匠陳秋底向前突出的，闊大而粗糙的額頭，眼睛，鼻子，嘴巴，更腫脹，而且更紅起來了，用憤憤不平的步伐走路，身體前傾着，頭部具有一種要詳細查看什麼東西的姿勢，在路上和工作場裏，他底響亮的嗓子一點顧忌都沒有地講着每個人都已經知道的事情……一個過着冗長無味的生活，從事單調的，沒有價值的工作的人民，是不能不鼓動一些爭吵，或庸俗的辯論來填補靈魂底空虛，或者做出極無意義的舉動來做遣發寂寞的代價的。

有一個晴天的下午，泥水匠陳秋從一間平房底瓦背上滾下地面來了。他突然這樣地終結了他底一生。他底伙計們都聽見他被這個迅速的滾動捲起來的時候，曾經大聲喊着：

『抓住牠……抓……挖牠底喉嚨——中指！』這樣的，或者類似的聲音。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那裏面裝着些什麼意思。

有一個年老的挑山水的工人，一頭『豬屎札』雀子似地擠進人堆裏，不假思索地推測着，說：

『他大概是喝醉了酒吧？但是，現在是來不及嘔吐的了。』

太陽強烈地照着那具已經完全靜止的屍體，牠側臥着，兩隻腳斜斜地伸開，所有的手指——在牠底軀幹底左右——都扣在鬆鬆的泥土裏，好像死者曾經用力拔起了地面，因而自己也栽倒了，從太大的腦袋裏淌出的鮮血，被太陽的蒸發出紅色的霧氣，鮮明，美麗，而且有着濕暖的腥味，這裏完全沒有恐怖的痕跡，也沒有虛偽的哭啼，一切都莊重

嚴肅……太陽替牠蓋上金光璀璨的錦被，雲柔替牠
加上一幅疏落的黑紗。生命仍然是快樂而偉大的。

三月，一九三五。

家常話

武天佑常常做着寂寞的夢。在夢中他感到被裝在一個狹小的籠子裏那樣的侷促不安。他被困在幾條陰濕吵鬧的街道裏，沒有一個路口可以通到別處而那里有的只是爭吵，陷害，欺騙，謀殺，和一切下作的擾亂。他挑着恥辱的重担子生活着，他底靈魂受到沒有休止的威脅，而他是不能屈服的，在沒有人瞭解他，同情他，也沒有人尊重他的場合裏，他底嘴老是說着跟自己的本意不協調的硬話。

懋登洋行底下級職員孫維實經過他身邊，吹着輕佻的口哨用兩個手指在他面前得地彈了一下，便沒有看見他似地走了過去，因而驚醒了他底迷夢的時候，他一匹被隨意戲弄了的老雄貓似地把腦袋轉動一下，不安的焦躁把他每一個毛孔都填滿了。那是一些炸藥，隨時都有猛裂地把他爆裂開來，成爲碎片的可能。

他底工作是很規律的：每天在同樣的時間到懋登洋行擦玻璃窗和地板，一直使牠們像塗了蜡那樣發亮，用油膏和毛巾磨光各處的銅格子，欄杆，時鐘和門上面的把手，然後把剩下來的時間看守門口，替他們底大班打開汽車底矮門。他週圍的一切正如他所希望於自己的生活的：整齊，服從，依着各自的軌道進行。

他不能夠明白他爲什麼會常常遭逢那樣大的疑惑底襲擊。在他底好朋友林四和王小存面前。他沒有表露他底苦悶的勇氣：一種超乎想像以上的訕笑會等候著他，他想，假使自己不能夠鎮定地說一些簡單，好聽的話出來。八妹（他底老婆，一個帶字花的女人。）也不曾實感到他底懊惱；她好像不曾實感到自己雙手以外的任何東西，只是穩當地，依着準確的時間替別人運送賭博的金錢。

他更習慣於在八妹面前做出各種亂曬的舉動，他底微笑更加迷亂，像受了大的驚嚇之後的一種勉強的掩飾了。有時，他坐在似乎就要折斷的薄板牀

上把八妹橫放在他底大腿上面。低聲懇求她給他一點真的安慰。板牀受了兩個人底重壓，一張弓似地彎了下去，一面歷歷地申訴着，一面用遲緩的彈力搖動他們：

『你碰到什麼不好過的事情麼，佑叔？』

『是的，我碰到那種事情，我要詳細告訴你。我們怎樣去明白各種各樣的人呢？就是這樣。人是冷冰冰的，離二三尺遠，你底皮膚就能夠感覺出來，可是有時熱起來呢，就跟發燒一樣，完全喪失了知覺，癡狂起來了！』

『真是這樣的……』女人和婉地說。武天佑就介紹出一個他所不明白的人：

『我們底大班威路門，是一個紅臉黃頭髮的花旗鬼。你想更清楚一點知道這個有本事的傢伙麼？』他說，他底棕色的面皮刻刻都在減退自己的顏色，薄而寬闊的嘴脣微顫着，聲音變成很萎弱。『他年紀在四十歲上下，有一個肥胖的老婆和四個高大的兒女，都是又紅又胖，穿的衣服像裹粽子那樣緊

的。他臉上長滿肉疙瘩，好像有誰用刀在那上面亂剝過一陣似地，手脚都很長，跟一隻螳螂一樣，揮擺起來呼呼有聲。就是這樣一個人，誰都害怕他……這傢伙到中國來十二年了，會說廣東話，福建話，甚至官話。開頭的時候，只是一個沒有什麼錢的汽車修理師……他們到中國來，也好像我們到南洋，金山去，開頭總是很窮很窮的。

『他能幹而且兇惡，簡直是一頭金錢豹。隨使用拳頭，皮鞋去回答那些激怒他的脚色，其實他們並不常常是錯的。有一次，我沒有留心到他底汽車聲，使他多按了幾下喇叭，他一跳下汽車，就朝我底腮幫揮了幾拳，使我好像吃下了世界上一個頂酸的「三拈」，幾乎滿嘴的牙齒都掉了下來……』

『他這樣不講道理？』

『這不是一個道理的問題。』武天佑輕視地笑了一笑。『……令！』奇怪的地方，就在他把權力，金錢，和神聖一起連在自己身上。像一個野獸一樣，他渾身長着毛，但是——指揮我們，給我們飯

吃，叫我們不敢正眼望一望他！有時也學說我們一兩句土話，拿拳頭頂起我們底下巴，「有寶呀，」——他自己首先笑起來。他底笑是沒法子測量的，有些不常見的東西藏在裏面，歡喜呢還是譏諷？我們都變成小孩子了！」

武天佑向他底老婆提出過那樣的要求：

『八妹讓我們打破所有夫妻的慣例，大家多明白一點吧！』他茫然地說，撫摩着那聰明的女人底粗黑的頭髮。『能夠明白一個人，我說是一種福氣——比妻財子祿更享受得心安一點的福氣。人們不要聽我們底話，但我們是要聽的。你，或者……我們靠近一點，這樣會更暖些……』

『威路門那些事情——沒有了麼？如果你受過什麼氣，你一定要通通告訴我。』

『不會沒有……一輩子也講不完的，讓我自己再想一想，』他矜持地說：『讓我把牠底意思理出來就告訴你吧。』

隨後他就告訴他底女人那樣一個小小的故事。

「一直到他們去跟他拜年的時候，他底性格才又放出別樣的毫光來了……他們去——很簡單地，是爲着想得點利市……威路門看見有這許多人向他磕頭，就「吃了門官茶」那樣大笑起來。他從口袋被掏出一大把雙毫，每逢拋一個下地，就嚷一次：「再一個叩頭！叩頭再一個！」……後來高興得從旋椅裏跳上寫字枱，喊了兩個送信的伙計到他面前，叫他們面對面跪在地上，依着他底號令磕頭……我沒有料到，他在這個時候對磕頭生出這樣大的興趣他坐在枱上，舉起兩隻手，念咒一樣地唱起歌來，有時像馬叫，有時咕咕咕地像一起飛來了幾十隻白鴿子。銀角子冰雹一樣從他手裏撒下來，落在地上，他們底頭上和衣襟上。最後，他快手快腳地跳下地，揪住那兩個契弟底頭髮，把兩個腦袋當作一對「琴查」（一種廣東樂器像鈸）那樣碰着，碰着……許久才放開他們，把所有的人趕了出去。

『所有磕頭的唐人都一羣黃蜂似地，嗡嗡地，在我前面笑起來了。他們不敢笑得過放於縱。只有

一個中山人笑得頂大聲——他是一個打字生。他們是覺得很過癮呢？」

八妹閉上眼睛用一個巫婆底口調說：『憑了他們這一付笑臉，請蓋天古佛關聖帝君親身帶他們上西方極樂世界去吧！』

對於這樣的事情，她是容易了解的。不久之前，當她還是一個鴉頭的時候，她有過許多主人。他們罵她，打她，用電熨斗燙她底奶子。她曾經在那樣的環境裏孤獨地長大起來。

「丟那媽！不是比叫化子更可鄙麼？不是再可怕也沒有的麼？」武天佑罵了自己的伙計，隨後就嗟嘆起來：『我們怎樣活下去呢，我們底主人那樣的權力，又那樣貪玩！我不曉得自己因為什麼事情要淌汗，嘆氣，這都是沒有益處的，這都是白費了的。唉唉，你說，我們怎樣能夠在這些人裏面，安安穩穩地過下去呢？』

以後，這威路門在一個期間裏成爲他們閒談的主要資料了。

四月二十二日。